

誰掌握美國

愛托 倫夫 著
托 夫 譯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2020

誰 掌 握 美 國

愛 倫 著
托 夫 譯

山 東 新 華 書 店 出 版

誰 掌 握 美 國

著 者 愛 倫
譯 者 托 夫

出 版 者 山 東 新 華 書 店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初 版

0 0 0 1 — 5 0 0 0

關於作者

本書作者愛倫，是卓具聲譽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尤以關於黑人問題及黑人在美國歷史上的作用等問題的著作，馳名於世。他是『美國黑人問題』、『爲民主而鬥爭』、『黑人解放』、『印度危機』以及其他許多著作的作者。他的新著『世界獨佔資本與和平』（譯者註），係由國際出版所刊行。

愛倫是一位作家、著名講演家、政治分析家。他以前是『工人報』（『工人日報』星期刊——譯者）及『工人日報』的國外問題編輯，現在仍舊是『政治事務』（美共理論刊物——譯者）以及『新羣衆』（進步雜誌——譯者）的常期撰稿人。

註：該書已由沈志遠譯成中文，譯名爲『戰後世界政治與經濟』，生活書店出版。

目 錄

導 言	1
一 發戰爭財	5
二 大企業	15
三 世界托拉斯與卡特爾	26
四 資本家的戰時怠工	32
五 復員的怠工	37
六 過剩的恐慌	41
七 世界危機	46
八 過度膨脹	53
九 走向計劃的道路	60
十 成爲一位共產主義者	63

驕橫不是美國的一種特性。

可是，『自由企業』的美國，大公司老闆們的美國，是今日世界上最驕橫的力量。——

美國人民並不欲統治世界。他們不願用我們國家的力量以反抗和平。但在國內，在我們週圍，我們却看見許多事實，說明這個為少數人所獨佔的力量，是如何地被用來去反對美國人民。

長期辛勞地獻身於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男女們，時常在警察荷槍實彈嚴陣以待的情況中，結成糾察綫以保護他們自己，免受托拉斯們的迫害。尋求着和平，尋求着可以溫飽的職業和可以居住的家屋底回國的士兵們，發覺着這些都不容易得到。

黑人工人們發覺他們戰時的職業失掉了，同時黑人士兵們回到那依然如故的黑人社會中去了。他

們在國外所要打擊的敵人，又在他們國內城鎮中重新出現了，這個敵人在美國人的偽裝下，以槍枝和私刑來威脅他們。猶太人和僑生的人都是各法西斯團體和陰謀家們打擊的目標。

無數新的苦惱糾纏着人民。

設若在國內是缺少和平，在國外則更加缺少了。整個世界都因戰爭而荒蕪。歐洲幾已陷入饑餓狀態中。饑饉威脅着像印度這樣的泱泱大國。法西斯主義復活的各種惡兆出現了；戰勝軸心的軍隊被用來反對那些要求獨立的人民。兩個戰勝者，美國和英國，進而成爲反對風捲歐亞兩洲的人民民主運動底蘊秩序的保護者。

聯合國組織的開初幾次會議，是太令人回想起老國聯，而難能給人民很多慰藉。它們再次充當攻擊蘇聯的傳聲器，鼓勵像德日這樣的國家備戰。對世界強硬，特別是對蘇強硬，是被視作美國政策的巨大目的。

這是一種令人惶惑的情況。經過一次反對主觀願望成爲世界征服者們的正義戰爭之後，一切都似乎沒有什麼着落似的。在德日兩國中被克服了的威脅，似乎又蔓延着全球。我們剛剛結束了反對國外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却發現法西斯主義在國內正在

彼發養若。

我們一定要再次經歷所有這一切嗎？……

一個短期的戰後景氣，同着幾百萬失業者和一條日益擴大的。工資和必需品價格之間的鴻溝的行將突然以另一次大破產而告結束，這次或者要有三千萬人失業！？

屬子們和陰謀家們，鄉村的紳士們，種族仇恨的承辦者們，法西斯主義的發言人們佔據着國會，企圖顛覆民主和以他們的愚昧狂言來腐蝕人民！？

反對和平的殘忍而巧妙的策略！？製造另一次戰爭的勞力是無疆的野馬，橫行無忌！？

是的，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危險。

夢想家們，懦弱的，易於受騙的人們，將不承認這些危險，將聳一下肩膀而置新的週期恐慌底前景於不顧。但資本主義，甚至在它的最強有力的美國機體之內，也有再產生出更廣規模的災害之虞，這是一個真實的不可漠視的情況。

必須看到這個危險，而且必須看到這個危險底各種原因。我們不能在幻想中尋求逃避，因為我們最後終將成為犧牲者。

這種對國內人民的公然挑釁和對世界和平的險

惡威脅是從何而來？這種貪婪和侵略的精神為何突然發生？

一 發 戰 爭 財

各大公司在戰時已變得更大了。這是侵略精神在美國重新發生底主要原因之一。

利 潤

利潤的多寡是測量各托拉斯力量增大的一種方法。在五十五個月的戰爭期間，經公認的各公司的利潤，在納稅之後，已達五百二十萬萬美元的天文學的數字。

實際的利潤比這數目高得多。巨大的免稅利潤，被隱匿於機器和設備耗損的虛報數目（它們把這數目一筆勾銷，不記在利潤項下）中，或當作平時生產的特別基金而不記在賬上。另外，給各公司總管理處的工作人員，支付大量薪金和特別賞金。例如，六個『通用汽車公司』總管理處人員，一年

內就支取了二百零八萬八千美元。

這些利潤，只有一部分付給股東。更大部分是貯存於公司金庫中，作為美國大企業歷史上最大的週轉資金。

整個作為金融公司（銀行和保險公司除外）的流動資金或週轉資本，在一九四五年底，已達五百萬萬美元左右。即自一九三九年以來，增加了二百五十萬萬美元。

在各公司金庫中的五百萬萬美元，僅係工業大亨們在戰時所積聚的巨大財富的一部分罷了。

他們和美國財政部之間尚有數達三百萬萬美元的常備信用金。這是曾加諸美國人民最大的稅收上的竊盜的結果。在戰爭期間，歷史上最高的稅率是課諸最低收入的集團，而各公司則僅繳納較高於戰前平均水平的戰時超額利潤稅。

難道是：絕大多數人民所納的高額戰爭賦稅，是永久地交給政府了。但各公司所納超額利潤稅，如果他們戰後利潤低於一九三九年的水平時，可自財政部取回之。

這種信用金成為政府破壞罷工的基金，使各大公司能對工人實行休業，同時他們可以期待有較高的價格和其它的利益，並可繼續取得存在美國財政

部中的利潤。而且，超額利潤稅已經取銷，反之，人民的賦稅則僅略形減少而已。

此外，戰爭結束後，退還給獲得巨大利潤的各公司的稅款，已達五十五萬萬美元左右。

由此可知，以簡單的算術，就可以看到各大工業公司有着八百五十萬萬美元的金融資本和信用。這個數目約等於美國大繁榮的一九一九年全國收入的總數。

各公司的這個巨大的資本積累，是造成美國國外擴張的一個有力因素，並有助於說明美國外交政策的侵略基調。甚至當現在戰後景氣時，僅一小部分的被積聚的資本能投資於國內。並且，只在他們能够被職工會和人民以行動強迫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各大公司才會運用其所積聚的資本，才會提高已形減低的實際工資和減低物價來改善生活水準。

利潤是資本主義的規律。資本家只有能產生利潤時才會投資，而且其趨勢是資本尋求有最大利潤的投資。最高的利潤率在國外，特別是殖民地經濟落後的地區。因此，巨大的戰時資本積累，加強了擴張主義的趨勢，並造成了美帝國主義實際上滲入到整個世界所有地區的新情況。這種擴張是和平的

一種主要危險，而且大體上也說明了打败軸心後世界情勢的緊張很快地隨之而來的原因。

新工廠設備

上面我們僅論及流動資本。但工業大亨們在戰爭期間，也曾以工廠和設備的形式積聚着新的巨大財富。

根據戰時生產局的說法，由於新增工廠和機械的結果，美國工業生產能力已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工廠與機械的價值約等於二百五十萬萬美元。這個數目中的三分之二左右，是直接由政府供給的。其餘額則由公司基金中付出。但甚至這部分最後也由政府承担了，因為允許各公司對新工廠免稅五年。

從理論上說來，這新工廠和裝備底一百五十萬萬美元以上是屬於政府的。但實際上，它是由公司控制的。他們充當新工廠的經理並搜括利潤。有一大部分戰時的工廠和機器能轉化為平時生產。

爲着一切實際的目的，這個龐大的新生產力是加到爲大企業所統制的領域中了，這是戰時不勞而獲的。

何謂十萬萬美元

我們已經在談及數達十萬萬美元的數目。這些巨量價值的意義是難於領會的；然而，除非我們能粗略的說出十萬萬美元的價值的真正同等的意義，我們是不能了解今日的美國的。

世界最大公司之一的『通用汽車公司』，一九四四年底所報告的總資產是二十一萬萬八千二百六十萬零九千五百零四美元。我們願將這個數目減為整數二十萬萬美元。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它的資產報告表，我們儘可能明白地解釋複雜的簿記制度，以了解這個巨大財產的真正實質。

該公司報告它的週轉資本是九萬萬零三百萬美元，其中包括現金，政府證券和資產目錄中能變成現金的部分。這是指納了稅和除去付給一切未了的債務和股東股息之後的可資利用的週轉資本。

對該表的詳細研討表明：從另外的現金資產所顯示的項目下，或從其總賬的另一方面所記載的特別預備金項目中，尚有一萬萬七千五百萬美元能加到這個數目上去。這將使『通用汽車公司』的週轉資本超過十萬萬美元，它代表着已付給股東及總管理處工作人員千百萬美元之後，該公司週轉資本之

積業。

還有約十萬萬美元資產也要算進去。它包括整個『通用汽車公司』的工廠、機器、設備、裝置、專利特許權、不動產以及各種參與生產汽車、貨車和其他『通用汽車公司』產品底財產的全部價值。

它並不包括由政府所供給並尚保有政府權利的工廠和裝設，這些工廠與裝設，價值在一九四三年底超過六萬萬三千萬美元。不過它却包括着每年生產二百八十萬輛客車和五十萬輛貨車所必須的全部財產的價值，以上車輛的數目是『通用汽車公司』每年總生產力。

此外，這個數字包括着為『通用汽車公司』所控制的從事生產零件的所有工廠——如汽車無線電器材、火花栓、電池等——，同時也包括着國外附屬工廠，以及它在各盟國的各工業中的利益，如航空、乙烷基瓦斯、化學器材、木材、電器、家屋和運輸。

在它的公開賬上，『通用汽車公司』並未將這十萬萬美元的價值記作它的財產。僅登記了三萬萬美元，同時，它所撥開不肥的裝備耗損預備金則共有六萬萬三千二百萬美元之巨。故意少說財產的價值，而裝備耗損則言過其實，這都是對稅吏藏匿利

潤的方法。

換言之，它的現在財產底原有價值可說超過九萬萬三千萬美元，代表着投入生產的原料及勞動力的價值。設若我們將為『通用汽車公司』所承認的但未包括在上述的數目中的其它財產價值加到這個數目上去，則其總數超過十萬萬美元。

縱使有機器和建築物一種正常的耗損率，這已經轉成製成品的價值，並已經由消費者付給了『通用汽車公司』；我們仍舊可以假定『通用汽車公司』資產的現在價值是超過五萬萬美元的。

現在請看看該公司的週轉資本，設若投資於原料和勞動力，按它的原來價值尚足夠替換『通用汽車公司』全部生產機器而綽綽有餘。把現在通用的新的有效能的機器和新生產方法算一算就會發現：甚至按着現在的價格，也許以比十萬萬美元少得多的資本，就足夠再行生產出現在『通用汽車公司』的生產力。

爲作比較研究起見，讓我們假定：不把它可隨意處理的流轉資本在內，十萬萬美元就足夠建立一新牌號的『通用汽車公司』，那麼，大略的說，十萬萬美元就可以當作是等於用以建設巨大的『通用汽車公司』康拜因所有的原料、勞動和技術的經

費。

換句話說，設若各工業公司所積聚的五百萬萬美元週轉資本都投資於工廠、機器、原料和勞動力，我們至少能夠產生出等於五十個『通用汽車公司』的帝國。而且這還並未考慮從科學和技術新發明中所產生的巨大節省在內。

勞動生產力

工業大亨們的直接物資收穫，是超過他們利潤和機器的聚積的。據估計，整個工業，礦業和運輸業中的勞動生產力，戰時已增加了約百分之二十五。

根據戰時生產局的說法，單在工廠製成品生產額方面，勞動生產力的增長是總產額增加約三分之一的原因。這就是說在戰前生產三件商品的同一時間內，每個工人平均生產四件商品。

這一部分是由於工人的愛國精神和對戰爭熱忱所致。但主要却是新技術發展的結果，而這種新技術的發展經費大部分是政府所支付的。

例如：『通用汽車公司』報告說，在它的布伊克（Buick）工廠中，一種新近設計的電鍍接機，使第塞爾發動機短柄軸鍍接器的鍍接，從每小時三

件增加至每小時三十六件。在汽車工業中，側板的碾碎有巨大改進，致五人能够代替四十人的工作。在釘綴作業上，電釘綴減少了生產時期的一半。

在軍火工業中發明的許多新原料、工業生產方法和新製成品，現在都由各公司任意使用。新的戰時工廠和設備具有最新的技術效能和生產方法。當這些轉為平時生產的時候，勞動生產力的上升，較之戰時甚至還要更加巨大，因為不用履行戰爭合同中的寬大條款，大屋主們將從新技術中尋求得到最高度的利益。

在戰時飛機生產中，發明了一種縫合不易碎原料的機器。它已經代替了鋼和鉛合金的點銲合法。訓練一個點銲合的工人需時六月，但訓練一個金屬縫合工人則僅需時數日罷了。

用熱使金屬硬化的各種新方法也發明了。當戰時，一個大引擎工廠應用了這些新方法中的一種，使汽油的及第塞爾發動機的曲柄軸硬化所需要的時間，由十二小時減至不到五分鐘。

電目和電耳自動地試驗和檢查着製成品，代替着人類的目和耳。

由於應用塑造術的結果，以前需時幾星期造出的機器工具，現在則在四小時之內能造出來了。

新式連續金屬板的壓榨機已經大大的增加了生產力，而且管理的人工也減少了。例如：在羅克赫德工廠中，兩架聯合壓榨機（能修壓榨七千噸金屬板），需要二十人去管理一萬二千部。現在，一架單架（二百五十噸的壓榨機），僅需五人去管理二萬部。

一種新式壓碎機，在二點二十分鐘之內能完成以前九十生產小時所完成的工作。

這些以及其他許多革新都將增進各大公司的利潤，因為他們將能夠從每個工人底勞動中取得更多得多的剩餘價值。

這些僅是大企業在戰時所獲巨大物質上收穫的一部分，但已超過他們在戰爭爆發以前所結集的經濟力量。

他們的準備金和剩餘下來的資本聚積是極大的。但在他們所統制下的新工廠和設備，就等於英國整個工業機構。已經是世界上最高的工業效能又被提高到新的高度了。

無怪乎這些公司的大老闆是那麼焦急地去鞏固着他們新的力量，而且力圖爭取到更多的力量。

但這絕不是大企業戰時收穫的完全記錄。

二 大企業

我們聽到很多關於『自由企業』的談論。

全國製造家協會誓言信賴『自由企業』。每個大企業的發言人，每個反動的和保守的政客，每個現狀的保衛者，和每個藍金（它是國會中最反動的衆議員之一，非美活動委員會委員——譯者），都喋喋不休地讚美這個不可思議的信條。

他們認為保護國內『自由企業』是我國的使命，並將它擴及世界的各個角落。

這些人們無論何時提及它，十次中的九次，他們都是一定要附帶提及其它各種的『自由』，如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自由取得市場和原料，甚至『出版自由』。

這些都是醫治世界疾病的不可思議的藥物。

在我國歷史的初期，『自由企業』起着它在解

決我國廣大幅員，發展我們巨大的自然富源，及建立我國的巨大工業中起過它的作用。但爲自由企業家所稱頌的各種經濟自由，現在大部已成爲過去的事物了。

在任何真實的意義上說，這些自由已不再在我們國家中起着決定的作用了。設若『自由企業』是指變成資本家和建立新企業的自由，那麼，爲托拉斯們所加的各種限制使這種自由已變爲十分有限，以致小企業的確沒有什麼自由可言了。設若自由競爭是指在公開市場上自由出賣，那麼，這在今天大部已是一種虛構的幻想了。因爲市場是那裏完備地爲獨佔家們所統制着。

迄今，國家派有代表參加製造家協會最高委員會的十二個最大公司，以及每個托拉斯的發言人，都要求自由企業。誰的自由企業；爲誰競爭自由？

他們是說爲着托拉斯們的自由，不受職工會、人民和政府干涉的自由。他們所談論着的正是托拉斯化的自由企業。

他們同時也稱這個爲『企業的自制』，即大企業管制自己的權利，管制着它的利潤率、投資、僱用工人、工資、物價、生產水準，合併等——一言以蔽之，即統治我們國家的權利。

他們說，保護自由企業是政府的責任。他們把這個名詞和私有財產交互的使用。他們將說服有着數百美元戰時儲蓄的汽車工人，他正如有着十萬萬美元被積聚的利潤的『通用汽車公司』一樣享受着同樣的財產神聖。

在戰爭期間，『自由企業』的美國已變為更加托拉斯化了。

我們曾看到托拉斯們在戰爭期間怎樣處理利潤，積聚資本和技術利益。在擴大他們控制我國經濟的活動中，他們也搞得不錯。在戰爭結束後，大的自由企業是更大了，而小的『自由企業』是更小了。

美國政府發出四千萬萬美元以上的戰爭定貨單。其中，至少三千萬萬美元是付給一百個極大的公司，其中許多公司是在單一的管制之下而連結在一起的。

單單『通用汽車公司』，就承受了超過一百萬萬美元的戰爭合同，並使至少一百個新工廠或是舊工廠的擴大。十萬萬美元以上的戰時工廠是給予了鋼鐵工業。佔有『通用汽車公司』股票的百分之二十三的『杜邦化學公司』，也被贈與另一批值十萬萬美元的新工廠，在這些新工廠中，他們只交納百

分之五的自己資本。

生產集中

在戰爭期間，工業的擴張主要是發生在基本和重工業中，這些工業已經完全在最典型的自由企業中托拉斯化了。因此，大擴張引導到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集中的增大。

一九三七年，每四個工人中的一人是在僱於超過一千工人的工廠中。美國工業全體工人的四分之一是在僱用在超過一千工人的九百七十八個工廠中。這些都是頗大的工廠。但，其中二百四十一個工廠每個都僱用二千五百工人以上，總共佔着所有產業工人的七分之一。

這已經是較任何國家為巨的極大規模的生產。

我們不難想像得到：這種集中在戰時是大大地加強了。在一九四三年間，僱用一千人以上的工廠佔着所有工業工人的百分之四十五。近乎半數所有的工人是在僱於頂大的工廠，礦山和交通部門中。

這是一種躍進——生產集中的倍增。

這些極大的工廠恰好是為各極大的公司統制着。不但如此，這些巨大企業，許多是為單一的公司所佔有，而這一公司並統制着無數小工廠。但即

使像它這樣的巨大，也只說明了國內獨佔的程度而已。

在我們研究獨佔資本其他方面之前，讓我們先了解這事的意義何在。

倘一國中的產業工人的半數是被僱用在極大工廠中，這就是說工業生產半數以上是集中在這些巨大企業手中。因為大工廠較之小工廠，享受着大量生產、技術革新、控制原料、易於得到運輸和市場等一切便利。

既然獨佔首先是意味着生產的統制，那麼集中的增強就意味着獨佔力量的加大。

在戰時擴展之後，這一點在今天表示着什麼意義，可從戰前政府的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所作的若干研究中看出來的。他們在許多調查中，有一次特別研究了幾乎二千種的產品，以決定這些產品的產量為各公司們所決定至何種程度。這個研究的範圍，包括大機器至消費品，而且也包括着加工食品以及整個經濟橫斷面。

結果是這樣的：半數以上產品的百分之七十五為這一部門的四個或不到四個主要公司所統制。毫無問題的，這些少數主要公司享有明白易見的壟斷。

獨佔更正確的限度，尚須由另外一個數字表明之。全部產品的四分之三中的百分之五十五或五十以上由這四個主要公司統制着。從另一方面說來，我們可以這樣講，即尚留在獨佔直接統制之外的，充其量不會超過本國製造產物的四分之一。

甚至這也只是獨佔統治的最低限度。只要少於一半的實質上的生產統制，少數大公司只要對生產有一半以下的實際控制權，就可能統治着整個部門，特別是當不為獨佔直接統制的是被分成許多小公司的時候。而且當少數公司統治着最有決定性的工業部門——如鋼、機器、輕金屬、鐵路等——，則他們的影響要擴及依靠着他們的供給品或服務的（指電力及交通等——譯者）其他工業。

今天，在戰時生產集中已經倍增了之後，特別是基本工業，產額的直接獨佔統制是更加巨大得多了。

統制中樞

在生產集中之外，尚有着佔有和統治的中央化。少數高高在上的集團，通過合股公司制度的機構，將整個工業企業置之於他們統制之下。

數年前，前駐德大使基拉德曾作過轟動一時的

六十家統治着美國的敘述。對於這些家族的研究表示着通過他們之間互相婚配和事業上的聯系，他們構成了財政資本的統治的集團。通過各種巧妙辦法，爲數頗少的一羣人維持着對於整個體制的有效統制。

由於苦心孤詣的研究，安娜·洛徹斯特在他的『美國的統治者』一書中，說明了半打主要財政資本集團如何集中地有效地統治着整個合股公司機構。

由於弄清楚大銀行和工業公司之間互充董事的複雜網的線索，他揭露了摩爾根集團統治或影響四百四十四個公司——包括銀行、公用事業、鐵路和工業。這個『王國』全部資產總共七百七十八萬萬美元，尙未把未公佈資產的八十二個公司計算在內。

同樣，羅克菲勒集團影響二百二十七個公司，其資產總共四百四十九萬萬美元，另外還有未公佈資產的六十一個公司尙在外。

這些以及其他主要的有力集團，在戰時大規模的擴大了他們的佔有權。

這個統制制度的橫斷面之一，可以由關於領導查戰後反對職工會的六個大公司說明之，直接捲入

了戰後第一次大罷工浪潮的主要公司是『通用汽車公司』，『美國鋼公司』，『美國電話與電報公司』，『通用電汽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和西方聯合公司。

摩爾根與羅克菲勒既得利益集團是統制着這些公司的二個主要有力集團。它們進行統制的方法如下：

『摩爾根公司』的董事們，參與『美國鋼公司』，『通用電汽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的董事會。『摩爾根公司』主席拉蒙特和副主席安德遜兩人也都兼任『美國鋼公司』董事會的董事。『摩爾根公司』主任惠特尼是『通用汽車公司』董事會董事，同時『摩爾根公司』董事史隆又是『通用汽車公司』的主席。另一位『摩爾根公司』副主任德茲，則任『通用電汽公司』的董事。

算在摩爾根集團內的紐約『花旗銀行』監督着世界最大電訊獨佔資本——『美國電話與電報公司』。該銀行理事基爾特是交通托拉斯主任，而該銀行主席威爾頓則是交通托拉斯董事。台洛爾兼任着『美國電話與電報公司』、『花旗銀行』及『美國鋼公司』的董事。『通用電汽公司』主任威爾遜又是摩爾根一家銀行信託托拉斯公司的董事。

另一個統制泉源是來自羅克菲勒系統的紐約『大通銀行』，該銀行主任阿德利克是『美國電話與電報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的董事。『大通銀行』的另兩位董事都兼任着『美國電話與電報公司』董事會的董事。阿德利克和其他兩位『大通銀行』董事會的成員都是西部聯合公司的董事，其中一位卡爾頓充當名譽主席。『大通銀行』的羅伯遜是『威斯汀豪斯公司』的主席。這些聯系尚不包括這六大工業公司的許多附屬公司在內。同時和以上兩銀行和製造公司聯結着的其他『王國』也未計算在內，如杜邦化學托拉斯佔有『通用汽車公司』四分之一的股票。

所有這些都表明着不管他們之間存在着如何的分歧，摩爾根和羅克菲勒的利益是能夠為兩集團的公司製訂政策，以充當和勞工衝突的先鋒。這六個公司有着超過一百萬萬美元的資產，並直接僱用着一百五十餘萬工人。但他們企圖去決定着整個工業的僱用水平，工作條件，工資和產品價格。

本身表現為龐大資本的集中的各大銀行，起着中央統制所的作用，各公司的聯系是通過中央統制所完成的。而且在銀行領域中也有着巨大的集中。一九四四年底，二十家最大的商業銀行握有總共三

百九十萬萬美元的存款，或佔存在全國一萬四千五百家銀行的全部基金的百分之二十八。此外，大保險公司尚操縱着龐大的資金。

正如我們所能看到的，許多密切結合着的『自由企業』托拉斯，直接統制着美國經濟的絕大部分。

卡特爾統制

另外，獨佔也影響和統制着所謂經濟的自由部分，就是尙未托拉斯化的那一部分。基本工業幾乎都完全在他們統制之下，由於其他許多工業和商業部門都爲他們所統制着，托拉斯還能決定着生產較少者要違行的政策。

每個主要工業部門中都有同業公會，不僅是作爲大亨們自己決定問題的中間人；它們也當作托拉斯們強使較小者服從勞工政策、物價、生產和其他政策的媒介。

這些同業公會都是真正的卡特爾，爲各部門佔統治地位的托拉斯所統制着。

全國製造家協會是整個同業公會結構的最高機關。經由它的各個州協會和其他團體，全國製造家協會吸收了美國整個製造業的約五分之四的會員。

大企業是增加着，小企業則是日益被窒息着和被強迫歇業。例如，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九萬五千零二十個公司從工業和商業中消逝了。在此二十年中間，在製造業和礦業中所發生過的合併，表明着九千五百十八個公司都已經被大企業所吞噬了。由於合併的結果——僅在一九二六年就有一千餘個公司被合併了——，在一九三〇年公用事業約半數已是掌握在三個統制集團的手中了。

在戰爭期間，很小的公司的情况是更趨於惡化了。根據參院委員會的統計，戰時約有五十萬個企業，或整個企業六分之一都被迫着歇業了。商行所遭受的打擊最重，但許多較小的工業公司，因不能得到戰爭合同和消費品的生產原料，也都關門大吉了。

而這就是美國『自由企業』的面貌。它是極端巨大的，強有力的企業。獨佔已經代替自由競爭，雖然托拉斯之間的競爭尚存在着。我們國家是被財政資本寡頭所統治着。

三 世界托拉斯與卡特爾

在戰爭期間，美國生產了較之世界其餘各國全部總數還要多的軍火和製造品。

它是增加消費品和戰爭原料產額的唯一主要國家。

除大量租借物品的輸出以外，戰爭結束時，美國商業輸出已達到近乎戰前的水平。

甚至在戰時，大企業未曾放棄過任何一個機會，在國外、在中立國和同盟國資本列強間擴大它的利益。

遍佈於整個世界的新裝配工廠、交通及運輸系統、飛機場，除為海陸軍所保留者外，都將轉變為平時的擴張。

美國托拉斯們在中立國和盟國中的控制權，都因為戰爭的目的而有了巨大的增大。例如：『通用

汽車公司』，戰前在國外曾有七個完整的製造工廠，十六個裝配工廠和密佈世界的倉庫和辦事處。它們全部曾雇用着五萬六千職工。在加拿大、英國和德國汽車生產中，『通用汽車公司』都佔着大部分。

在德國的巨大奧西爾工廠是暫時從『通用汽車公司』的名冊中被勾銷了，但在英國、加拿大、澳洲、埃及、印度和南非，他們的工廠都有為美國政府供給的裝備和原料，並大大的擴張了。

在外國的其他美國托拉斯的情況也是這樣的，特別是像『美孚煤油公司』、『安納康達鍊鋼公司』以及其他把持着原料、運輸、交通、公用工業的托拉斯。每一機會都被利用着，包括利用各盟國的若干弱點和小國的各种困難，以到處擴張美國公司的利益。

是我們盟國的好隣國嗎？

許多國家都在經濟上更加依賴美國了。讓我們將墨西哥當作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的典型例子吧。

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間，在墨西哥總的輸入中，美國從佔百分之六十六上升至百分之九十。墨西哥的總輸出，美國從佔百分之七十四上升

至百分之八十五。這樣一來，留給其他國家貿易的餘地就很少了。墨西哥實際上已經變為美國一個經濟殖民地了。

你們是否以為墨西哥從這個密切聯系中得到很多的利益呢，讓我們看一看，從這種貿易中得到利益的是誰。墨西哥最重要的輸出都是各種加工的礦產。但至少它礦產的五分之四和半數以上的金屬工業是為北美資本所統制着。

或者美國托拉斯在墨西哥的投資發展了民族工業吧？請問一間墨西哥的工業家們，他們將告訴你下面的事實。

流入墨西哥的許多新資本僅創立極有限度的新工業。反之，北美資本家們寧願接收現成的國內工業，他們對人造絲工業就是這樣做的。

當墨西哥發展着若干它自己的工業時，美國托拉斯，則以低價開始傾銷它們的產品，雖然這些產品是缺乏而且為戰爭所需要的。一所製造錕的鑄造工廠，當墨西哥市場突然充滿着從美國洶湧而來的錕錠時，乃被迫停閉了。在孟克拉巴的新鑄造廠也同樣被迫而停止製造遠心鐵管。

墨西哥中央銀行曾劇烈地埋怨說：『私人利益集團的干涉，它們是反對全國工業化的進程的。』

這是在戰爭期間所曾發生的一面，不僅在墨西哥而且在許多其他國家都是如此。

這就是當我們政府急於追求自由企業，自由貿易，出版自由，自由競爭和在世界規模上自由取得原料的意義。這些所謂自由，實際就是說美國托拉斯在其他國家取得原料、市場和工業的自由。這實際上就是政府的經濟綱領。

首要的帝國主義國家

美國在戰爭以後，在許多方面都較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強大。世界上工業生產力的一個大的部分是集中在美國。現在，戰後，在實際上它是世界上首要的帝國主義力量。

而且這是發生在下面這種時候，即戰時托拉斯力量的增長和一切外國競爭者地位削弱的時候，因而造成了帝國主義擴展的新階段。美國托拉斯大亨現在自以為他們足以和一切其他國家的大托拉斯在世界上許多部分爭奪原料資源、市場和工業。

這個擴展趨勢在整個戰爭時期集結了力量。當戰爭過去了的時候，它便以驚人的力量突然出現。

大企業急急忙忙去德國與日本本土盡量進行接收，並奪取德國和日本獨佔資本在國外的控制權。

它衝進被削弱的英國帝國和較小的帝國，以擴展在那裏的美國獨佔利益。它企圖在拉丁美洲擴張它的地位，在中國建立它的獨佔，並伸入歐洲和非洲。

這是對於財產、市場、物資和勞力範圍的瘋狂掠奪。

美國托拉斯利用美國在被削弱了的世界中比較強大的地位的殘酷攻勢，表現於杜魯門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外交手腕中。

武裝干涉中國，支持殖民地勢力反對獨立運動，驕橫地利用原子彈秘密，支持歐亞兩洲的反動力量，堅持佔有與保持在太平洋以及許多大陸上的戰略基地，尖銳的反蘇政策方針——這一切以及其他更多的東西都反映着統治美國的大獨佔資本的擴張主義的、帝國主義政策。

主要方向

所幸造成世界規模的反動和戰爭的勢力沒有行動的完全自由。他們遭受着許多反擊。

在國內，各公司寡頭們反對勞工生活水準的攻勢遭遇着職工會和人民的嚴重反抗。一種進步的呼聲，甚至包括服役的士兵們在內，都為着反對國外

的干涉政策而高呼出來了。

蘇聯在爭取和平的鬥爭和支持反法西斯主義力量中是堅毅不拔的。蘇維埃制度已經受過戰爭的最大考驗，它具有一種大大加強了的社會制度和在全世界人民中無可匹比的威信。歐洲的民主與共產主義運動，亞洲和殖民地國家的解放運動阻礙着美帝國主義的擴張道理。

然而，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美國帝國主義已進入新擴張主義的階段，它的主要方向是明顯的：為美國各公司鋪平統制世界資源和貿易的道路，並建立起必要的戰略和政治地位，以期達到這個目標。

國內外反對這個方向的運動，迫使這個政策走了許多迂迴曲折的道路，使它不能順利進行。但我們不要錯把這些迂迴曲折的方式當作政策的實質。

國內陣線在平時如在戰時一樣，都是世界戰線的一部分。資本數達億萬美元的公司，在國內正如在國外一樣，想要為所欲為。

各大『自由企業』的巨大力量是現時托拉斯對付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行動侵略的來源。

這一種侵略性並非來自美國人民。它並非是我們所製造的也不是我們的願望。

四 資本家的戰時怠工

各托拉斯所享受着的政治力量是與它們對於國家經濟的統制相適應的。這能夠從大資本家在戰爭和復員時期中所採取的政策中得到說明。

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實：即戰時經濟未依照他們的條件而使他們滿意之前，托拉斯是不願將他們的工業轉變為巨大戰爭所要求的規模的。

自然，對於可從戰爭工業中取得驚人的利潤，他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而且他們並沒有拋棄這些利潤的意思。因為他們有效地統制着工業，獨佔資本家們感覺到他們能夠以延遲工業的轉變，以敲榨美國人民，直至他們得到他們所要求的為止。

臭名昭著的例子是汽車工業轉變的長久延滯，梅隆的亞爾哥公司對於增加生產鉛的抵抗，新澤西州美孚油公司拒絕將它的人造橡皮專利權讓給政

育。

為各種參院委員會所發現的事實，洩露出美國許多大公司與德國各托辣斯，像法爾本（德化學康拜因譯者）、鋼康拜因及其他公司之間存在着卡特爾的聯系，基爾戈萊委員會（係美國參院反托拉斯委員會，以基爾戈萊參議員為主席而得名——譯者）所獲關於美國獨佔資本家和它們的德國卡特爾夥友們共謀阻止重要生產方法和原料為戰爭利用的大量證據，在任何公正的審判叛國罪底法庭之前，都足以將他們中若干人判罪。

他們之中有着許多人反對使德國完全失敗，假若這種失敗將意味着我們戰時主要盟國蘇聯的勝利的話。

所有這些打算，在破壞戰爭努力中都起着作用。但一旦當國家將進入戰爭一事變為明顯時，不管是對於戰爭採取什麼態度的大企業，它們主要關心的是保證它自己獲得最大可能的利益。一個政府調查委員會（臨時經濟委員會）描述大企業對於轉入戰爭生產的態度如下：

『坦白地說來，在戰爭或其他危機時期與企業界交易時，政府及社會全是「遷就」的。除非依照它所規定的條款，企業界即拒絕工作。』

它統制着自然資源，流動資財，國家經濟結構的戰略地位，以及技術裝備和進行生產的知識。世界戰爭的經驗（現在顯然地正在重複發生着）表明除非給它以「適當報酬」，企業界將要利用這個統制。實際上，這是公然的敲榨。」

「適當報酬」

第一，戰爭是一種最有利的冒險事業。戰爭合同的「加價」條款，保證了托拉斯的高度利潤率；並在計算利潤百分率之前，准許他們把舊工廠裝備的高額耗損準備金等項，勾銷和將它們在新工廠的投資記成政府的賬，他們以這種方法聚積不納稅的巨量利潤。

然後，通過小鋼方案，（註一）他們勝利的在生
活水準至少已上升到百分之四十的時期內，限制工
資率只平均增加百分之十五，而他們自己的利潤則
大為增長。

至於在偷稅方面（我們已經敘述過了），各
公司已經得到政府的保證：在戰後恢復平時生產時
期，他們不致有損失。

托拉斯反對生產力的任何擴大，但一旦生產擴
張發生時，它們則堅持着他們要統制政府新工廠。

這是獨佔家所最關心的事情。

他們首先要求永遠阻止政府所屬的工業增加。由於他們自己穩穩坐在經理的位置上，獨佔資本家們不僅能從政府工廠中搜括利潤，而且能統制軍事工業中所發明的生產方法和專利權。

他們堅持要在選擇新工廠地點中取得決定的發言權，以便決定在戰後那個工廠要和他們自己的合併，那個要取消。除少數例外，他們都是不斷的拒斥新參與者，以保證他們在他們自己的領域中的繼續獨佔。各托拉斯設法保持對於新工業的嚴密控制，如人造橡皮——它是石油、車胎和化學康拜因統制著的。

大企業同樣堅持若要支配有關戰爭生產和管制的各種政府機構。參院杜魯門委員會（註二），在戰爭初期曾揭露：這些機構大部分都是為代表着大股

註一：一九四一年春，美國生活費開始上漲；到四三年初，即波戰前增加了百分之廿七。戰時勞工局遂被迫不得不決定准許工資比一九四一年一月的水平高百分之十五。

註二：即現任總統杜魯門主持之調查戰時國防建設的委員會。

份利益的，擔任義務職的人們所統制着。後來，許多都由僱員們所代替，但這些也都是公司的人。

大企業的代表們在有關外交政策和國外經濟事務等機構中也取得重要職位，如國務院，對外經濟管理局等。作為文官或武官，他們滿佈在德意的盟國軍政府，東京盟國統帥部以及許多國外特別使團中。

只有當這些和其他的條件得到滿足時，托拉斯才取消了他們對於反對戰爭努力的怠工。

五 復員的怠工

在戰後，大企業又來了另一次怠工。

在這裏，金融大亨們不願遺失掉第一次戰後景氣的大利潤。他們加強他們的統制力，而且只有他們才能供給巨大的國內市場以貨物，毫不恐懼來自國外的競爭。在他們利用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機會來怠工之前，實際上已完成了工業復員。

產業工會所要求的增加工資百分之三十，只是恢復由於每週工作減少所損失的淨賺工資罷了。這個要求並未填補日益增長的工資和必需品價格之間的鴻溝。它並未包含工人從巨大增長的勞動生產力中應得的增添報酬。

職工會曾證明：托拉斯能付給工人原來所要求增加的工資，而不致損及他們的資本積累或他們企望從景氣中所得的利潤數量。但各公司首先即拒絕

甚至為政府所調解稍多於工人們所要求的半數的增加。它們堅持着正如它們在籌入戰時生產時所曾作的一樣，直至他們在若干主要問題上獲勝為止。

他們所真正追求着的是什麼呢？

新的哀的美敦書

正如經常一樣，大僱主們想要降低工資以維持他們的產度利潤率。他們願望取得勞動生產力增長的全部利益，其方法不但限制着工資的增長，而且減少工人數量。大批失業軍使工資的增加更加困難。

他們希望職工會會在長久鬥爭中被削弱。他們想用安全保障、反勞工立法和重複使用一切傳統的辦法（如罷工禁令，警察鎮壓，利用政府為罷工破壞者）來打擊職工會。

托拉斯也尋求其他的陰謀詭計。他們在恢復生產之前堅持要提高物價。他們要求取消一切政府戰時管制，特別是物價管制局。對於戰時剩餘物資、政府工廠和設備、以及軍火工業所發明的生產方法和專賣權的處理，他們都要求着最後發言權。

縱使戰時管制物價，但物價都是在平常獨佔的水平上。實際上，物價已為托拉斯所決定，并為政

府所批准。現在他們所要求的，是使物價高於戰時水平，從生意興隆中增進他們的利潤收獲。

他們並企圖粉碎戰時管制制度的一切殘餘。(註一)他們要求重建企業的完全『自制』，沒有任何『外部』的干涉。

如在戰時一樣，他們又反對生產力的廢大。在建設完備的獨佔形式中，他們願望吸盡國內市場的購買力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潤，其方法是提高物價，但維持着最低度的生產。

爲此，他們要統制戰時技術進展，以阻止它們的應用。就是說毫無阻礙的統制專賣權和新的生產方法。也就是說獨佔資本要決定政府戰時工廠(註二)的處理，接收有利可圖的及可以合併於他們的工廠中的工廠，而毀壞其他的工廠。

此外，他們還尚有着值得密切注意的長遠打算。作爲內行的真正現實主義者，獨佔資本家知道戰後景氣是不能持久的。由於間接的工資降低，中

註一：戰時各種物價管制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即已開始廢除。

註二：美政府及時曾出資二百億美元以建立生產軍備之新式工廠。

下級收入者羣的高額賦稅和高度的生活費用，羣衆的購買力已經完全枯竭了。

收入低微階層的戰時儲蓄是很稀少的，而且其中大部已經用光了。實際工資的減少和失業將減低購買力。最久也不過二三年之後，國內市場就要枯竭了。

在許多國家中，政治危機是非常尖銳的。那是由於美國目的在支持國外反動勢力而提出的貸款和輸出的政治條件，使其更加強化了。

當渴望盡量剝削目前的景氣市場時，托拉斯們也正準備應付即將隨之而來的危機。他們想在景氣之後能握有較之戰爭結束時更為巨大的資源。

當景氣過去之後，獨佔資本們要求在決定國內外所遵行的方針中居於強有力的地位。

六 過剩的恐慌

生產大擴張引起經濟恐慌。每一次繁榮都在其內部建立着破滅的因素，這是整個資本主義歷史所已經表現出來了的。

然而，每一恐慌都有它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要看恐慌發生前所進行的生產擴大的性質，以及市場的許多因素而定，美國是世界市場的巨大部分。

崩潰的諸因素

美國素來就以它經濟恐慌的特殊嚴重性著稱。例如三十年代的大恐慌，美國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間生產降落了百分之四十六，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則僅降低百分之廿七。

恐慌在美國所以比在其他各國更加深重，原因在於我國工業發展的若干特點；其主要特點有三：

生產的龐大，即與其他各國比較更爲巨大的產量；勞動生產力較高；和高度水平的獨佔。

這些因素在戰時愈見增強。戰時工業大規模的擴張，特別是在基本工業和重工業方面，已使所有這些造成大崩潰的因素積聚起來了。

在戰爭年間，工業生產量約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較美國歷史上以前任何時期爲迅速。其增加率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不但如此，這個擴張幾乎完全發生在供給軍火的重工業以及爲了戰爭原因而特別擴大的工業中，如航空、造船、爆炸物和各種輕金屬工業等。這些曾於一九四四年僱用五分之一以上的勞動力的輕金屬工業，戰爭結束，就要大大的縮小了。其他軍火工業，如鋼和化學部門，則僱用着另外百分之四十的工人。

這些都是別於消費品的生產性工業。它們的生產和僱用工人水平決定着美國經濟的盛衰。整個說來，這些工業，當恢復到平時狀況之後，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近乎等於戰時政府購買那樣的市場，那時政府每年約購買九百萬萬美元產品。

我們已經知道勞動生產力在戰時如何提高，和它將如何繼續提高，或甚至要以更快的速度提高。

這對於就業和購買力所發生的影響可由簡單的比較上看出來。

雖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間工業生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但在工業中所僱用工人的數目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這個差額部分是由於較長的工作週，這種較長的工作週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的生產。其餘主要是由於較高的生產力。

根據商務部的說法，如果生產水平降低到一九四〇年的水平（那是生產頗高的一年）就要發生產額比之戰時減少百分之三十的現象，其結果，則將有一千九百萬入失業，而一九四〇年則僅有九百萬入失業。

生產力增加不是恐慌的直接原因。但由於永久地代替着勞動力，生產力增加有加快恐慌和當恐慌到來時候之深刻化的影響。

獨佔也在加快和拖長恐慌，並延緩其恢復。我們已經看見托拉斯在戰時聚積了何等龐大的資本。這是從市場的大量購買中取得的。這巨大資本將在何種程度上投資於生產，並非由千百萬的生產者的意志，而是由少數獨佔資本家集團的政策來決定的。

在一切情況之下（不管是在經濟上升或下降之

時)，獨佔資本都阻礙最高度的生產。在經濟上升時，它寧願提高價格而不增加生產。甚至在對貨物有大量要求時，這也會阻礙着生產上升的趨勢。當經濟下降時，它則降低生產而維持價格。當市場一開始緊縮時，這就會加速着生產的衰頹。獨佔在恐慌恢復上也起着制動機的作用。方法是：當購買力一有起色時，它立即提高價格。

由於獨佔在美國經濟中的主導作用，這些因素在縮短繁榮期和加速週期恐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獨佔通過間接的減低工資和提高價格以限制人民購買力的作用，可在當前的工資鬥爭中明顯地看出來。

特種繁榮

生產過剩的恐慌並未隨着戰時擴張立即到來，因為後者係特種的擴張。

在戰時，生產集中於軍火上。充分就業，充分利用着工業和原料的便利條件，造成了巨大的大眾購買力。因為工業既然致力於戰爭，不能生產許多消費品，特別是重型的消費品如汽車、冰箱等，故這購買力的大部分乃被積存起來。較輕消費品的生產，也不能滿足需求。

這種情形將以一個短期的繁榮而告結束。這繁

榮只等到人民戰時儲蓄和在繁榮期所造成的其他購買力消耗淨盡，就消逝了。暫時繁榮僅能延緩生產過剩危機於一時；但不能阻止之。

在繁榮期間，除少數工業部門外，生產水平都比戰時最高峯低得多了。實際工資繼續在減少，另一方面失業則增加着。當恢復平時生產工業又再行充分進行生產時，則恐慌的新因素又積聚起來了，如在戰時擴張一樣，毫無解決由戰時生產性工業巨大的過度擴張所造成的問題底任何辦法。

許多因素使繁榮期縮短。勞動生產力增大，獨佔、課人民以重稅、實際工資降低和失業等，發生如何的影響，在上面已經提過了。另外，價格的膨脹更加劇烈地減少着購買力，這種價格的增漲不但影響較貴的商品，而且特別影響生活必需品。

此外，戰時儲蓄並非如普通所設想的那樣廣泛的分配於人民之中。至少所有戰爭公債底三分之二，是為公司、銀行、人壽保險公司和其他機構所握有。其餘僅約一百二十萬萬美元是為收入低微集團所握有，而且其中很多已經為着應付當前的生活費而消耗掉了。僅每年有着三千元以上純收入的家庭，或美國全部家庭的百分之四十二，才具有在繁榮中額外購買力底儲蓄後儲金。

七 世界危機

這將不是一個平常的經濟恐慌。如果它以全力襲擊，而政府又不以任何反對的行動來抑制其震動力，勢必較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恐慌更為嚴重，那次恐慌是空前惡劣的一次。

這將令人想起三十年代的恐慌，這次恐慌之所以與以前所有的恐慌不同，不僅在於它的強烈性和一切資本主義及殖民地國家都捲入漩渦中。它也曾有着驚人的政治反響，即希特勒德國的興起和對侵略戰爭的準備。

行將到來的恐慌，是在整個世界規模的尖銳政治危機中間增長着。許多國家要從為戰爭所造成的貧困中恢復過來，尚須經歷一條長遠的路程。歐洲的人民都深入地從事於根絕法西斯主義殘餘和發展與加強他們新民主主義的鬥爭。爭取獨立的鬥爭震

毀整個殖民地世界。

當美國已成長為一個較強大的帝國主義力量的時候，而整個世界獨佔資本已相當地為戰爭大大削弱了。

被打敗的各國目前疲憊不堪。在戰勝國中間，英國已嚴重地被削弱，而且它的帝國是遭受臣民的猛烈襲擊。較小國家如法、意、荷蘭以及其他國家都處在更加絕望的情況中。

在許多國家中，本世紀過去二十五年來一系列的恐慌和戰爭，已經削弱了獨佔資本主義的基礎。重建這些國家的偉大社會和政治鬥爭正在進行，工人階級在這些國家中起着領導的作用。

而且，經濟恐慌是二個最大的帝國主義強國英美，日益趨向回復到戰前企圖孤立蘇聯的政策（這個政策已經證明是十分有害於世界的）的時候逼近的。縱使在這些資本主義強國之間存在尖銳的經濟分歧，但形成為一個共同反蘇集團的趨勢又出現了。

這些因素使政治危機增長、整個世界的矛盾尖銳化，國際關係的緊張性增強，阻止着或妨礙着按照三強協定的路線解決平時問題，並增加着新世界戰爭的危險。

我們在一代中已經遭受着一次經濟災禍和兩次

世界戰爭；第二次世界戰爭已經喚起了偉大的民主意志，這一代將不會再遭受較上次更加可怕的大危機，如果不向繼續產生着恐慌和戰爭的社會挑戰。

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武裝干涉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全世界工人階級中間已經喚起了那麼強大的反對；那末，今天，在蘇聯戰時偉大成就之後；和在歐亞民衆興起中間，要採取着同樣的方向，將會喚起普遍的反抗。

另一次大經濟恐慌（特別是在尖銳化的政治形勢中），將是社會主義的好處與資本主義的蕭條底彰明顯著的對比。上次恐慌中，這個對比已經是很顯明了，雖然當時蘇聯尚未完成第一次五年計劃，而且在經濟發展上尚落後於其他列強很遠。

但甚至在當時，社會主義表現大大地優越於資本主義，這表現在其失業和恐慌的消除中，在迅速地提高其經濟發展水平的能力中，在對蘇聯各族人民的民族和文化發展中。

當資本主義各國，特別是美國，都以前所未有的速率下降着的時候，社會主義經濟則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任何國家都不可比擬的速率發展着。

除非下次恐慌為另一次災難性的戰爭或戰爭的

龐大半備所縮短，這種對比可能會更加顯著的。蘇聯戰後計劃（時間截至一九五〇年為止）的目標，除重建目標外，還包括超過戰前水平的一般經濟發展及給人民提供較高的生活水準。

如果美國經濟恐慌是照着慣常的路線發生，那麼蘇聯甚至不僅可能在一般的生產水平上趕上美國；而且要在每人的生產上趕上美國。

因此我們明瞭：一當景氣過去，大托拉斯為何要求保證他們能夠決定我國主要路線。當盡量剝削景氣市場時，他們也作着應付恐慌的準備。

托拉斯的準備

他們首先所關心的是，將恐慌的重担加諸工人和人民身上，而加強他們自己的地位。

爲了抵抗這一點，工人們爭取提高工資，縮短的工作週、擴大社會保險、抑制和管制托拉斯、擴張公共事業與政府企業、以及其他將能延緩恐慌，當恐慌來時能抑制其打擊力量 and 加速恢復的各種辦法。

雖則恐慌是不可避免的，但工人和人民担当它的全部打擊一點，却並非是不可避免的。

托拉斯另一極關心的是，企圖在恐慌襲來之

前，盡量在國外擴大他們的市場和勢力範圍。這將有着雙層的效果。

因這樣的擴張是滋往其他帝國主義強國，或犧牲其他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國家主權，則它將加強一切政治矛盾的因素，並威脅世界和平。

另外一個主要的結果是，當美國發生恐慌時，將要擴大全世界的恐慌。因為當美國公司利益滲入國外時，將使受美國經濟束縛的其他國家的數目增多。我們已經看見這種情況在墨西哥方面是怎樣發生的了。

因為在它自己的範圍內有着那麼多的世界生產和世界市場，美國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已經有着決定的影響。更加擴張則會展延着這個影響圈。其結果是當美國恐慌到來時，它將牽連世界經濟的更大部分。而且這將反過來深化着美國的恐慌。

獨佔資本家們另外一個重要關心的事，就是作應付危機的政治上準備。這種準備是採取着許多方式的。

在所有這些準備中，軍事力量擔當着極重要的作用，因為下次恐慌將在世界政治危機已很尖銳的期間到來。美國軍備計劃包括：維持世界最大的海

軍，強有力的近代化空軍，規模頗大的常備陸軍和後備軍，貯藏原子彈，繼續新武器的實驗以及無遠勿屆的戰略志地網。

在國內的政治準備，目的是鼓勵和培育那些可恃為反對人民反托拉斯攻勢的所有一切力量。

托拉斯打算之一是從政府及其各部門中排除掉那些對人民壓力起反應的人員。取消一切對托拉斯的自由限制。寡頭們衷心所欲的是：政府對獨佔資本的要求和需要充分反應，而對於人民僅作絕少的讓步，並能恃以破壞罷工和不理睬或鎮壓人民的抗議。

獨佔資本家們這個爭取對統治全國不可侵犯權力的鬥爭（必然向工人和人民作戰的鬥爭），直接地引起了法西斯主義的威脅。警察使用暴力以反對人民的日形增多以及反動的、報復的立法都是預兆。同時，國內法西斯團體，正如他們在被打敗的軸心國家中一樣的受着保護與鼓勵。

只要兩大黨的半斤八兩的老策略證明是有用處的，這種策略就將被使用。但恐懼常常會引起下面這種危險：即中產階級和農業人民對這兩黨的支持（具有更多獨立性的勞工階級底支持者就更不用說了）將為第三黨運動奪去。將羣衆對於舊制度和舊

政黨的嫌惡掃除淨盡，利用着羣衆的固執和種族成見將這種嫌惡情緒轉變爲反對民主運動，乃成爲法西斯奸雄們的職志。

恐慌將在人民中間引起最深刻的反資本主義情緒，這種情緒將引導出反對獨佔資本家們的呼聲和要求進行反對他們的行動。獨佔資本家們以及他們的政治力量，現在正以他們對民主運動的進攻，和他們的對最反動的和親法西斯的政治團體的支持，來準備應付像這樣的偶然事變。

於是，我們可以知道：托拉斯大王們在應付將隨景氣而來的恐慌之準備工作中，現在所採取的每一主要步驟，都有着加速恐慌和建立起反動法西斯主義和侵略力量的效果。

八 過度膨脹

設若我們瞻望景氣以後幾年的情景，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對於和平及民主的當前危險毫無所知。我們也並不認為現在美國的掌握者將會按着他們的辦法領導國家一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須有着遠見，這種遠見是透過事物的表面看到本質，並使我們可以看見目前所不能看見的事情。

事實是這樣的，資本主義，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現在這種情況的美國資本主義，是反動的和侵略的。在這個國家中，已經有了新恐懼和戰爭威脅人民的力量橫行。

在日常和這種威脅作鬥爭，以及在這個鬥爭的一切方面，我們也必須知道我們是向着那裏前進。每一個能夠阻止反動的攻勢和建立起人民的力量鬥爭，都是正確方向中的一個步驟。就是通過這些

鬥爭，特別是那些由工人和進步分子喚起獨立政治行動的鬥爭，才能發動新的隊伍參加反獨佔的運動。

如果我們也認識到現在的美國的掌握者並非處於永遠的佔有地位中的話，那我們將成為更優秀的戰士、並有着更優越的勝利機會。他們所取之於人民的都將歸還人民。

向社會主義前進

大量的生產，高度的技術，勞動生產力的增長，我們生產力的巨大發展，這些都是永恆的成就。它們能成為減輕勞工負擔，提高整個人民生活水準，為着大眾文化與教育創造新的機會，幫助較弱和經濟上落後的國家迅速的發展等必需的手段。

獨佔資本濫用了這些成就。由於將我們巨大工業和勞動產品據為己有，獨佔資本將它們轉變成為他們自己的利潤。獨佔資本是技術進一步發展的累贅，並阻礙着應用偉大的科學發展以謀人民的利益。

獨佔資本主義也將這些偉大成就轉變為反對人民的武器。在這種制度之下，生產集中成為私人獨佔的基礎。技術改進和勞動生產力增加，都成為更

加國害地剝削勞工和造成永久失業的工具。每一生產的擴張都是恐慌的序幕。

生產集中，技術發展，較大的勞動生產力，都不是我們困難的來源，我們苦惱的來源是在於我們的巨大的生產機器和我們的勞動產品為私人所佔有。

我們不能倒退到以前時期的自由競爭，即沒有獨佔的資本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現階段的獨佔資本主義，並不是一種政策，它並不是一種調劑，能從其中取消掉人民所不需要的和加進人民所需要的。它是發展到最高峯、同時又是最後階段的資本主義。破壞性的恐慌，法西斯主義和戰爭都是獨佔資本主義的天然特性。

除非如像希特勒德國向後轉到它自己滅亡外：我們不能開倒車，但我們能向社會主義邁進。

事實上，我們社會的整個情況，在其內部日益增長着危機，迫使國家從社會主義中尋出解決辦法。就一個時期而論，資本主義生產力每一新的進展都使這個制度危機深刻化。生產力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說來已經變為太過巨大了，這種關係限制生產力發展，其結果是經常使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緊張情況更加尖銳化。

科學與社會

首先，讓我們了解科學的發明是社會的產物。少數偉大科學家們，單獨地或集體的工作着，由於長期耐心工作的結果，可能作出一種發明。然而他們的產品是社會勞動的結果。

科學家是藉許多國家的人們的無數世紀的遺產而工作的。他們工作的水平是彼我們全部科學上和技術上的發展決定的，而這發展又是整個社會的貢獻。他們的研究室，他們的工具，他們實驗用的資本，他們獲得知識的餘閒，應用他們的發明的生產機器——所有這些都是社會勞動的產物。

正如勞動力和工業產品一樣，科學工作的結果也是當作一種商品，有利可圖時則出售，無利可圖時則貯藏起來。大獨佔者居於決定這個的地位，並為他們自己的利潤而利用科學，因為他們之支配着科學領域，正如他們支配着生產一樣。

在資本主義下的科學之社會性質和它的激起恐慌的情況，沒有比以分裂原子而發出『能』的偉大發見更好的說明了。

分裂原子是一種高度合作的冒險事業。從許多國家邀請了成千的科學家來參加。它是當做一個政

府大企業而組織起來的。科學家們隨意利用着最近代的技術，最複雜的儀器，最高度的技能和龐大的資源。戰爭的需要是一種刺激，產生了政府力量在科學領域中的獨特使用方法。它表明了以公眾的努力能完成的是什麼。

但是，這個發見引起了普遍的恐慌。當第一個原子彈落在廣島時，它產生了現在還籠罩着整個世界的暗雲。給每人的深刻印象是原子能可能是破壞的而不是建設的。

生產原子彈的科學家們或者還要比其餘的更加驚惶失措。他們充分了解這發明的破壞力量。如其他的人一樣，他們也看見了它是如何立即為美國政府當作『大棒』(註)樣式來利用，企圖將美國政府的意志強加於世界。

許多人也知道，特別是那些從事於原子彈設計的科學家們知道，應用原子能於建設的平時目的，在這個國家所有迅速發展的機會不多。當戰爭過了之後，大獨佔資本家們將再次對科學施以高壓，並將原子能佔為己有。

註：大棒政策是老羅斯福總統對外國所進行的一種強硬侵略政策。

正如對於其他政府戰時設計一樣，獨佔者們也會設法參與原子實驗的基本工作。他們曾將他們許多科學家和研究設備置之於這個設計隨意處理之下，並且，如平常一樣，他們希望得到充分的報酬。杜邦化學托拉斯是其中之一，它密切的和陸軍部合作，一開始就深入地參加這個設計中。

就平時應用而論，自由研究已不再存在了。原子彈正堆積在美國軍火庫中。無論發明何種平時應用的生產方法，都將主要地為獨佔資本家們所統制着，或者當他干擾現存投機時，則將它在他們的地下室以防止利用，或在合於他們所要求的條件下加以使用。

總有一天，他們將會被海外不受獨佔資本控制各國的競爭所迫，而使用原子能。但這將增強了我們社會恐慌的一切因素，當原子能廣泛的使用時，甚至僅在動力領域中使用，都將波及巨大的獨佔工業，如電力，石油和石煤，並將影響每一工業部門。它勢將使另外數百萬工人失業。它將創造波及我們社會結構的每一方面的不安與混亂。

一旦原子能應用於平時的技術上和科學上之各種問題解決時，蘇聯是唯一能在巨大的和革命的規模上應用這個發明的國家。舊的佔有主已不再在該

國爲害。私人獨佔已不存在，而且社會生產手段是在人民國家的手中，在蘇聯可能根據着中央的全盤計劃來大規模地應用這個新發明。

在我們國家中，平時應用原子能僅能引導到新的緊張，因爲其結果將產生我們生產力的新的躍進，則又有數百萬工人將失業而被拋諸街頭。在原子彈工廠中貯藏了大量的戰爭破壞力，而深刻的內部危機諸因素則藏在工業原子專有權的形式中。

九 走向計劃的道路

只要我們能夠計劃：只要我們能夠將我們巨大的經濟力量，從它現在威脅我們自己和世界的形式中，轉變為普遍幸福、安全、民主、和平的源泉。那末，我們就能向世界各國不是像我們原子外交家所要向他們顯示的那樣，而是以友誼地社會主義競賽的合作精神向他們顯示一條道路。

蘇聯已經向全世界表明着社會主義計劃能起什麼作用。有時人們會忘記：即在你能這樣計劃之前，你必須有社會主義。僅僅我們不能單獨產出一種計劃，無論在它的全部細節上是準備得如何好，而且不能將這個計劃強加之於我們現在的社會。

在托拉斯化工業中，在卡特爾中，在巨大的職工會中，在政府各種管制機構中，我們都有着計劃的因素。但所有這些都僅是零星片斷的計劃，是引

入相反方向的，致力於不同目標的計劃。

計劃在其真正意義上僅在社會主義社會才可能，即在工人階級國家接收了全部生產經濟後才可能。社會主義不能像一件晚服一樣披戴在多瘤的資本主義軀體上。

戰爭已經表明了爲着一定的社會目的，要增加國家計劃的因素是可能的。同時也表明了當一國資本主義遭受削弱時，能夠爭取到將會削弱資本家權力和改善工人階級政治地位的民主改革。這可由戰後歐洲許多國家中的工業國有化，土地改革及其他民主改革中看出來。

不過只有工人階級和它在人民中間的同盟軍把最反動的階級逐離政權的統治地位時，這才是可能的。甚至這個還不是社會主義，雖然這種規模的民主改革不得不加強社會主義的運動。

實行某種用意不良的國有化措施（而在其基本方面毫不改變着獨佔資本的統治地位）也是可能的。在英國、工黨政府所作出的正是這種東西——以社會主義和國家計劃的名義。他們正在遲緩地付諸實施的一些國有化的措施，治愈瘡傷的工業，在工業中恢復獨佔資本的利潤，並組織這個國家進行爭奪國外市場的侵略鬥爭。

到社會主義去的道路是迂迴曲折的，而且在不同國家中可以發見不同的道路。但這個目標不能像工黨領導的英國『社會主義者』所說的那樣。以進化的方法達到，也不能由在資本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內部的『從上而下的革命』的方法達到。

對於爭取實現社會主義鬥爭的領袖，啓發和組織工人階級，並沒有捷徑可循。事實上，在大恐慌情況下，這個工作將會以驚人的速度進行，但一個社會無論其進行基本變革的條件如何成熟，歸根結底，這個變革只在工人階級完全認識到它的社會主義使命時才能發生。

十 成爲一位共產主義者

沒有人會想到要感謝托拉斯大亨。並沒有什麼事情值得感謝他們。但不自覺的，他們曾爲我們作了一種貢獻。

他們曾建立了一種高度管制着經濟基本部門的中央化制度。銀行與公司間的複雜聯系，已將整個工業帝國結合在一起。它是一種中央決算制度，由於這種制度，少數專家們則可計算成千成萬企業的工作。大亨們就是這樣的通過他們資本的統制，而能在我們廣大的經濟領域中實行他們的決定。

這樣，他們就將人民財產歸還國家的技術任務簡化了。這好像已經捉到將贓物放在一塊的一股匪幫。一旦發見他們，則將財產歸還原主已是一種簡便的事情了。

但這股特別匪幫也統制着負責維持法律和秩序

的力量。國家及它的各種機構都在他們隨意處理之下，包括軍隊、警察、以及發誓要保衛獨佔資本去囤積國家財富的司法制度。

鬥爭於是就轉到政治講壇上了。要使絕大多數的工人和人民相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永久的解決我們社會的疾病，倒是一個問題。

除了職工會和其他組織外，工人階級也必須尋求一種政治形式的組織，這個組織將表現他們自己階級在社會中的地位，並作為一個階級而為現在和將來的利益鬥爭。

正如馬克思所說，這些利益只有由『剝奪剝奪者』，即剝奪金錢剝奪者的地位並將他們的社會財產歸還整個國家，才能滿足。作為資本主義主要的犧牲者，作為剩餘價值（現在掌握美國的人們已將之佔有）的創造者，以及作為社會中人數最多和最團結的階級，工人們是爭取社會主義實現的鬥爭的領袖。

當它認識到它自己的犧牲和經常的產生着新危險的真正來源時，以及當它認識到它領導國家走進社會主義的使命時，工人階級就能有效的起着這個作用。人們能夠對托拉斯們的貪婪或覺憤恨，可是，除非更加完全了解到我們現在的社會和要實現

社會主義需要完成的是什麼，則這樣的憤恨仍然是無補於事的。

了解這一點：知道如何通過國內外事件的變化去追求這個目的，從本身和其他國家的經驗建立鬥爭知識和策略的政黨，是由工人階級自己建立的。

這個政黨就是共產黨。

實際上，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它的共產黨。它是每個國家內工人階級的產物，然每個黨都吸收前世紀一切國家工人階級進入鬥爭時所積累的知識和經驗。

一個國家的黨，設若忽視了它自己和其他國家過去鬥爭的教訓，那將是如何地愚蠢，設若不能學習各地工人鬥爭的優點和錯誤，那又將是如何地近視。

發生於每個國家之內然又是具有國際規模的這個鬥爭，曾產生着它自己的理論，它的思想體系，它的在各種情況中的戰略和策略，它的組織方式和工作作風。

工人階級已產生了它的社會科學的偉大人物，這些人物建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是其中最偉大的。每個黨都有着這個偉大的共同遺產，可以用之不盡，

取之不竭。這個遺產是人類經驗的積累，是從社會主義的觀點去研究和分析得來的經驗。

所有這些都具有無可計量的幫助。沒有這種知識，沒有這個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原理，任何共產黨都是不能進行工作的。每個黨增加着它自己的經驗，經常從錯誤中學習，正如從它勝利的鬥爭中學習一樣。

每個共產黨人知道他的黨是不可毀滅的，正如工人階級是不可毀滅的一樣。他知道挫折是暫時的，知道黨可能因反動派或資本主義思想在內部的影響的結果而遭受巨大的損失。但他知道黨會經常地東山再起的。

甚至在我們美國，正如世界上其他各國一樣，存在着共產黨發展為羣衆黨的一切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獨佔資本家們激烈的壟斷居奇和放肆的妄自尊大的這些日子中，人們將更快的知道其真正的問題何在。他們不久就會識破反動派及其同伴們的偽裝。他們將更容易地區別出民主騙子和真正民主的戰士。

是的，我們將共同爭取罷工的勝利，我們應建立我們的職工會，在反對反動力量，法西斯主義，

和製造戰爭的每一步驟和階段中，我們都應一起戰鬥。我們應聯合成一種統一的行動，以打敗國會中的反動派和選舉進步分子。我們應共同力謀建立起一種巨大的獨立政治運動，以準備在全國選舉中和托拉斯們的兩大黨競爭。我們不應給那些使我們國家毀滅的篡奪者們和寡頭們以片刻的休息。

但我們也知道，不管現階段的鬥爭是怎樣的，它的最後目的是社會主義。要知道能够加強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每一勝利和進展都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這是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是的，這是美國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而且要使沒有一個人懷疑你的愛國主義和你對於國家的忠誠。參加共產黨作為共產黨員，你就將能完成，在這個字的最深刻的意義上，你作為一個美國人的責任。